

# 狄仁杰

之幽兰劫—安娜芳芳 著

网络原名【再见幽兰】

DETECTIVE



NLIC 2970750337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 狄仁杰

之幽兰劫—安娜芳芳 著

网络原名【再见幽兰】

DETECTIVE DI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狄仁杰之幽兰劫 / 安娜芳芳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2

ISBN 978-7-5104-1610-1

I. ①狄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6792号

---

### 狄仁杰之幽兰劫

---

作者: 安娜芳芳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白咏明

内文设计: 郑 云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50千字 印张: 16

版次: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610-1

定价: 25.00元

---

####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- 狄仁杰 大周宰辅，神探。
- 武则天 大周女皇。
- 张昌宗 武则天的男宠。
- 张易之 武则天的男宠。
- 李元芳 狄仁杰前任侍卫长，千牛卫大将军，并州案后被贬为成边校尉。
- 狄景辉 狄仁杰的三儿子，原为富甲一方的大药商，并州案后成为流放犯。
- 韩斌 李元芳在并州案中救下的孤儿。
- 沈槐 接替李元芳的现任狄仁杰侍卫长，千牛卫中郎将。
- 沈瑶 沈槐的堂妹，因父亲沈庭放亡故，于圣历三年初到洛阳投奔沈槐。
- 梅迎春 突厥名乌质勒，西突厥别部——突骑施的流亡王子。
- 蒙丹 梅迎春的妹妹，突骑施公主。
- 钱归南 庭州刺史，与东突厥默啜可汗勾结劫夺商队，后又协助其进攻庭州。
- 裴素云 庭州萨满女巫，钱归南的外室，前朝名相裴矩的重侄孙女。
- 敕钵可汗 突骑施现任的可汗，梅迎春的叔父。
- 铁赫尔 突骑施飞鹰大将军，敕钵可汗的心腹。
- 崔兴 大周朝陇右道前军总管，凉州刺史。
- 匄俱顿 东突厥默啜可汗的儿子，陇右战役突厥方面的统帅。
- 孔禹彭 伊州刺史。
- 武重规 高平郡王，武则天任命查察庭州、伊州官员通敌情况的钦差。
- 杜灏 伊州长史。
- 吕丽娘 伊州长史杜灏的夫人。
- 高达 原瀚海军旅正，为李元芳传递军报者。
- 阿月儿 裴素云的小婢。
- 安儿 钱归南和裴素云的白痴儿子。
- 杨霖 书生，何淑贞之子，被沈庭放和沈槐安排到狄仁杰身边。
- 何淑贞 杨霖之母，来洛阳寻子，暂住沈珣家中帮佣。
- 赵铭钰 杨霖的同乡考生。
- 缪夫人 梅迎春的吐蕃王妃。
- 苏拓娘子 梅迎春马夫苏拓的老婆。
- 了尘大师 李炜，原南平郡王，唐太宗之孙，因其父李恽谋反案牵连，遁入空门。
- 许思翰 原汴州长史。
- 许敬芝 许思翰之女，李炜的未婚妻。
- 许彦平 许思翰之子。
- 郁蓉 许思翰的养女。
- 谢汝成 李炜和狄仁杰的好友。
- 李隆基 唐玄宗，武则天之孙。
- 上官婉儿 武则天的女官。
- 黄袍人 缪夫人的手下。
- 殷沧海 内给事，内侍省主管。





## 并州迷雾

前情简介

狄仁杰在武皇授意下致仕，带着侍卫长李元芳返回家乡并州。于太行山路上碰到一个年轻的哑巴道士食糕暴死，追踪线索时又误入绝壁深谷中的一处神秘所在——一座修建在热泉瀑布之下的道观“篮玉观”，观内空无一人，夜间却有诡异尖细的哭声传来……

回到并州家中，狄仁杰的小儿子狄景辉在接风宴上和父亲闹得不欢而散。当天深夜，李元芳在狄府外抓到一个小流浪儿，这孩子是那山道上死去的哑巴道士韩锐的小弟弟，名叫韩斌。韩斌显然了解篮玉观的内情，但对狄府中人十分顾忌，不愿对李元芳透露实情。并州年轻的将官沈槐与李元芳一见如故，两人夜探篮玉观时发现了几十具被肢解的道士尸体，李元芳与蒙面杀手激烈搏斗，案情更加扑朔迷离。

狄仁杰的老友、恨英山庄主人范其信被刺杀，山庄女主人冯丹青请求狄仁杰帮助破案，谁知案件最大的嫌疑竟直指狄景辉。原来狄景辉多年来与药学大师范其信共同经营异域药材，并和范其信的义女陆嫣然两情相悦，对自己的妻子陈秋月十分嫌恶。而他的岳父、并州长史陈松涛似乎正在策划针对狄仁杰的阴谋，他先是心怀叵测地将狄仁杰引入恨英山庄的案件，继而又指使女儿陈秋月挑拨狄景辉与狄仁杰、李元芳的关系。承受巨大压力的狄景辉对李元芳敌意陡升，李元芳不堪忍受对方的多番挑衅，毅然离开狄府，带着孤儿韩斌住进客栈。

狄仁杰渐渐推测出韩锐之死应该与某种药物有关，而药物的源头就在恨英山庄。他亲自去客栈探望李元芳，希望得到帮助，却不料李元芳提出要离开，狄仁杰感到从未有过的气愤和无助。陆嫣然突然向官府自首，狄仁杰审问后断定她在说谎。陆嫣然随即被陈松涛的手下带去篮玉观，陈松涛又引诱狄景辉前来，正当狄景辉和陆嫣然将被灭口，李元芳及时赶到救下了狄景辉。

陈松涛将狄景辉作为杀人嫌犯逮捕，也令自己完全暴露在狄仁杰面前。身负重伤的李元芳为保护韩斌再度陷入绝境，韩斌给他吃下了夺去韩锐生命的可怕药物。李元芳在沈槐的帮助下劫持了陈松涛。狄景辉入狱使陈秋月万念俱灰，她向狄仁杰坦白了父亲的阴谋后自杀。狄仁杰争取到内卫沈槐等人的支持，并胁迫武皇钦差张昌宗共同对付陈松涛，终于使陈松涛的罪行彻底败露，谋害亲夫的冯夫人被张昌宗手刃。而狄仁杰也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设计取得了李元芳手中的药物，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历经重大考验和波折后更加坚定。

狄景辉与范其信联手在篮玉观实验特殊药物失败，导致多名无辜者身亡的事件使狄景辉最终被判流刑。李元芳得罪了张昌宗，亦被削职成边，与狄景辉共同踏上西行的征途，小男孩韩斌也一路跟随。狄仁杰则被武皇召回洛阳，重新置身于朝廷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，他的身边又有了一名新的侍卫长——沈槐。



## 暗夜迷情 前情简介

大周圣历二年底腊月二十六日夜，洛阳接连发生三桩人命案：安排新年庆典的鸿胪寺少卿刘奕飞死在宫城内，正卿周梁昆在惨案现场惊吓过度、神志不清；吏部侍郎傅敏在洛阳头等妓院“遇仙楼”的酒宴上猝死；天觉寺和尚圆觉从天音塔上坠塔而亡。这三个案件的现场都留有“生死簿”印记，于是幽灵根据“生死簿”索命的传闻在洛阳愈演愈烈。新年庆典在即，主持官员一死一病，狄仁杰临危受命，接管了新年庆典事宜，并帮助新任大理寺卿曾泰开始对这三桩命案调查。

与此同时，被贬戍边的李元芳和流放犯狄景辉、小孩韩斌在横渡冰封的黄河时，救起一名落入冰河的老妇人，以及一个为救老妇也身陷冰窖的胡人大汉。除夕夜的暴风雪中，这一行人闯入荒原中的孤宅暂避，这家人却是狄仁杰新任侍卫长沈槐的堂妹沈珺和伯父沈庭放。胡人大汉自称名为“梅迎春”，早已在这家盘桓数日，发现沈庭放暗中从事令人不齿的恶行。

次日清晨，大家才发现沈庭放已在卧房中暴卒，凶手已追踪不着。李元芳等人继续西行，拜托梅迎春护送沈珺进洛阳投奔沈槐，他们在黄河中救下的何姓老妇为寻找进京赶考的儿子杨霖，也跟随沈珺一起进京。

狄仁杰带着曾泰、沈槐探访天觉寺。狄仁杰在天觉寺后会见老友——尘大师，引出一段对二十多年前往事的回顾。突然，南市神秘的波斯珠宝店“撒马尔罕”中发生了无头女尸的离奇命案，珠宝店老板指认这女尸是遇仙楼过去的头牌姑娘顾仙姬，而这顾仙姬已在一年多前被梁王武三思纳为五姨太，怎么又会突然死在珠宝店呢？

狄仁杰在梅迎春，也就是突骑施流亡王子乌质勒的帮助下，破解了洛阳的人命案，原来其中竟暗藏张昌宗、张易之与突厥默啜可汗联手进攻中原的阴谋。顾仙姬与默啜派在中原的奸细乌克多哈勾搭成奸，意外产子后逃出梁王府，为了躲避追踪才下手杀死了傅敏。

鸿胪寺正卿周梁昆承认自己亲手杀死少卿刘奕飞。狄仁杰放过了周梁昆，想以周梁昆为线索，继续追查被刘奕飞监守自盗的国宝，同时狄仁杰也察觉到，生死簿案件的真相并不像周梁昆描述的那么简单，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

李元芳一行终于平安到达西域边关庭州。庭州刺史钱归南将李元芳等人遣入浩瀚无边的大沙漠——沙陀碛，让李元芳和瀚海军老牌校尉武逊共同剿匪。武逊进入沙陀碛后，就把李元芳和狄景辉、韩斌留在一座土屋中，自己跑了。李元芳等人面临食水殆尽的可怕境地，最后李元芳拼死挖出一口水井，他们刚刚绝处逢生，又被一名胡人女子杀上门来，最后狄、李惊喜地发现，这名叫蒙丹的姑娘，就是梅迎春的妹妹，突骑施的小公主。正是梅迎春留下她在这里调查沙陀碛匪患，她自告奋勇带领李元芳和狄景辉去找寻武逊，去到最可怕的沙漠深处的监狱——伊柏泰。

洛阳城中，狄仁杰虽然揭开了生死簿案件的冰山一角，却又陷入对二十多年前往事的追索。他告诉曾泰，自己这么多年来都在寻找一对故人的子女，其中的男孩名叫谢岚，是狄仁杰故友的儿子，而女孩没有姓名，是已化名为“了尘”的李炜之女，这李炜恰恰是唐高宗李治的亲侄子。二十五年前李炜的父亲李恽遭陷害被灭门，并牵连到谢家，使得这对孩子的父母除了尘一人外全部惨遭杀害。事后狄仁杰虽然彻查案情，为李恽李炜平反昭雪，但当时才八岁的谢岚和刚出生的女婴始终生死未卜，狄仁杰恳请曾泰帮助寻找他们的下落，表示这是自己和了尘在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之一。

沙漠中，李元芳一行在蒙丹的指引下终于来到了伊柏泰，还未进入就见到了监管兵将滥杀囚犯、虐人取乐的可怕行径。编外队的首领吕嘉一口咬定并未见到武逊前来，李元芳等人被安置在牢区外的营房中，夜半却有编外队的老潘偷偷前来，要求李元芳共同去搭救被狼群围困的武逊校尉。李元芳与老潘深入狼群，在最后关头救下被困几天几夜的武逊，他们赶回伊柏泰，哪知吕嘉已察觉异常，搜出了躲藏的蒙丹等人，将他们绑在高台上等李元芳、武逊来交换。李元芳手刃吕嘉，武逊接管了伊柏泰，蒙丹、狄景辉等人平安无事。

可是伊柏泰内依然奥秘深藏，老潘带着李元芳、武逊探查了建造在沙漠底下的监狱，地面上的五座砖石堡垒，其构造和用途均不得而知。李元芳在伊柏泰发现了水井上的奇特符号，这符号与他在土屋中挖掘出的水井盖上相似，狄景辉查阅《西域图记》后发现这是萨满教的符咒。自从进入伊柏泰后，沙陀砮上的匪徒不见踪影。李元芳与武逊定下计策，向庭州刺史钱归南假报匪患已除。钱归南为让心腹老潘能够掌控伊柏泰的局面，下令李元芳撤回庭州。

洛阳城中看似风平浪静，狄仁杰和武三思分别与张易之、张昌宗对话，彻底打消了他们联合突厥的罪恶念头。狄仁杰被任命为制科考试的主考官，在考生的行卷文章中，他竟然发现了故友的文字。狄仁杰惊异之下调来该考生杨霖查问，不觉怀疑他就是自己寻找了二十多年的故人之子。然而狄仁杰并不知道，杨霖早在新年初就来到洛阳，一直被沈槐囚禁，此时参加行卷其实都是沈槐刻意安排的结果。而杨霖正是除夕夜被沈庭放逼迫来洛阳，沈槐似乎正在利用他进行某种阴谋。他的老母亲何氏依旧在洛阳徒劳无功地寻找着儿子，万般无奈之下何氏找到了当初与她打过交道的鸿胪寺卿周梁昆，而周大人也正要找她帮忙。

李元芳、狄景辉和韩斌回到庭州。李元芳又被任命管理大巴扎，他在一年一度的春季萨满祭祀上见到了女巫裴素云，被她绝望无助的样子深深打动，便请女巫为自己治病。裴素云实际上是钱归南的外室，与钱育有一个白痴儿子，她早从钱归南处了解到李元芳的身份，对他产生了微妙的情愫。李元芳很快就发现了庭州驻军无故变动的情况，他预感到钱归南正在策划巨大的阴谋，决定

通过非常手段向狄仁杰汇报边境的状况。

梅迎春从洛阳返回庭州，与李元芳一行会合，他们共同分析得出钱归南里通外敌的结论，还来不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，东突厥默啜可汗已经悍然发动了对大周的进攻。李元芳与梅迎春不得不自行其是，订立同盟抵御外敌。此时裴素云也向李元芳坦白了自己家族建造伊柏泰的历史渊源，所有的神符都有特殊的含义，暗藏着大漠地底下的暗河秘密。

边关战报传到洛阳，朝廷震动，武则天调兵遣将，狄仁杰特别请命赶赴庭州前线。此时，梅迎春的叔父、西突厥敕铎可汗也通过沙漠发动了对大周的进攻，梅迎春带队抵抗，李元芳则留在庭州城中，孤身与钱归南周旋。整个局势都进入了最凶险的关头。



## 通天案

前情简介

东突厥默啜可汗悍然发动对大周陇右重镇沙州、瓜州和肃州的进攻。瓜州、肃州陷落，沙州却久攻不下，庭州刺史钱归南虽将部分瀚海军转移至伊州附近伺机而动，又瞻前顾后，不肯轻易动手。李元芳在集市上遇到自肃州逃避战火而来的和尚，方知战火已起，他立即将消息传给了驻守伊柏泰的梅迎春。敕铎可汗派出的铁骑队打算跨越沙陀碛袭击庭州，在沙漠中被梅迎春所劫，铁骑兵全军覆没。

大周先锋崔兴和默啜的太子匍俱领在肃州展开激战。庭州刺史府里，钱归南软禁了李元芳。钦差武重规赶到伊州，伊州刺史孔禹彭矢口否认瀚海军调度到伊州，双方僵持不下，伊州城外的折罗漫山燃起大火，相关证据毁于一旦。

默啜军队中计，崔兴攻取了肃州，向瓜州和沙州挺进。钱归南认为战事对东突厥不利，决定不再与对方合作，他让副将王迁及时调回了瀚海军，并放火烧毁证据，连互相串通的伊州长史也被王迁杀人灭口。长史夫人吕氏发现真相，在武钦差面前装疯才保住性命。李元芳在裴素云的帮助下，偷离刺史府，把情况告诉了狄景辉和蒙丹。

钱归南无意中察觉了裴素云、李元芳之情，如五雷轰顶。恰好武重规来到庭州，钱归南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李元芳身上，双方唇枪舌战，钱归南的阴谋彻底败露，也被关押起来。偏将王迁索性杀死了钱归南，劫走白痴孩子安儿。李元芳为救孩子，单人反出刺史府，进入沙陀碛。狄仁杰赶到了伊州，彻底查清山火和驻军之谜，为了解庭州之危，他继续赶往庭州城。

梅迎春的部队和武重规在沙陀碛边对峙，敕铎攻占了伊柏泰，李元芳独自一人前往伊柏泰，他带着安儿找出了地下监狱里通向暗河的入口，敕铎不守承诺，于是李元芳引燃暗河面上漂浮的石油，烈火吞噬了敕铎所有的兵将。李元芳带着安儿逃往地面上的通风口，将安儿交给韩斌带回庭州。

狄仁杰终于来到庭州，却发现此地已陷入瘟疫。武重规逃走了，韩斌带着大家去伊柏泰救李元芳，发现整个伊柏泰塌陷到了沙下。安儿平安回到母亲身边，裴素云交出了神水配方，庭州得救了。

陇右一战大周全胜，狄仁杰班师回朝受到武皇的嘉奖，狄景辉获得了特赦。梅迎春未得授封很失望，他的吐蕃妻子缙夫人来到庭州与其团聚。制科考试重启，杨霖写下咏怀诗交给狄仁杰，狄仁杰与了生再次回忆过去。三十多年前，汴州长史许思翰被毒死，狄仁杰堪破案情，为长史的养女郁蓉洗刷冤情，郁蓉因此对他生情，但碍于仕途和名声，狄仁杰没有接受郁蓉的真情，从而引起另一段情仇往事。

重伤的李元芳在沙漠中被游牧民救起，庭州的故事还远未结束。





# 妖祸

## 第壹章

狄仁杰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直到周梁昆登上马车前再度回头时，狄仁杰发现自己所见到的，已是一张死到临头的绝望的脸。

七月流火，盛夏中的庭州，日落得特别晚，戌时都已过了很久，火红的艳阳还高悬在西方的博格多山顶之上，将远方的片片山脊和近处的层层屋顶染成金子般的赤黄。刚刚从春末到盛夏的桩桩危机和变故中摆脱出来，仿佛是为了补偿所有的恐惧和伤害，庭州的各族百姓们以愈加巨大的激情投入到日常生活的欢愉之中。日日弥久不落的太阳也来助兴，更为这劫后余生的狂欢推波助澜，庭州城内外的欢歌笑语、曼舞饮宴从晨至昏，几乎通宵达旦。

庭州虽然早有朝廷建制，刺史府衙门代表着大周天朝的皇权对此地实施管理，然而毕竟是塞外边城，总和中原大城市的严格管制有天壤之别，世代杂居庭州的各族各邦人士更不习惯受太多的拘束，因此汉人在此的统治只以羁縻方式施行。庭州尽管也有城墙城防，却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于夜间关闭城门，中原城市的宵禁制度更是无从谈起。这些天来西域战事已定，疫害又除，官府体谅民众舒散心情、及时行乐的愿望，干脆日夜城门大敞，任人出入，且由着大家乘这大好的夏季快活个够吧！白天的温度实在太高，干燥的热风时时夹裹来沙陀磧上呛人的沙尘，孩子们都躲在家里不肯出门，反倒是吃过晚饭以后，离天黑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才是他们玩耍的最佳时机。此刻，正有几个胡、汉混杂的儿童在庭州西南的小片荒地上欢叫奔跑。这片荒地处于庭州城的城墙之外，向南逐渐延伸入高耸雄浑的博格多山脉，周遭十分冷僻，看不到人迹，只有一座破败佛寺的黄色院墙，在不远处的树林背后露出几许断壁残垣。在附近百姓的眼中，这座门上挂着“大运寺”牌匾的佛寺十分神秘，因为白天几乎看不到有人出入，晚上又常有古怪的诵咏之声隐约传来，偶尔有些夜行经过的路人还曾经看到过，佛寺后院直通博格多山的山路上鬼火般的灯笼微

光闪烁，这一切构成了关于“大运寺”是座凶寺的可怕传说。要是在平常，孩子们才没有胆量来这附近玩，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允许。但是最近这些日子来，整个庭州都洋溢着天下太平的喜悦，人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，还凭空多出了些无谓的胆气，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危险悄悄迫近了。

这是一群六七个十岁不到的孩子，今晚约好来大运寺探险，就是要在其他小伙伴们面前逞英雄。他们一路大声说笑着往大运寺走来，虽说天色已晚，日头却还好好地高挂着，周围和白天一样亮堂，实在没什么可怕的呀。为了找点儿来过此地的证据，孩子们踏上遍地杂草和砂石夹杂的荒地的时候，还捡了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子、几块黑黢黢的瓦罐碎片，可惜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，就这样他们走走停停地穿过寺院前稀疏的枯树林，终于来到了大运寺前。说来也怪，一到大运寺近旁，温度似乎立即降低了不少，炎炎夏日的热风到这里骤然转凉，吹在身上阴森森的，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抬头看看天上，晚霞灿烂漫天艳红中，一轮银白的新月与夕阳辉映，在博格多山的山巅构成一幅既绚丽又诡异的图景。大运寺的院墙之上长满杂草，在晚风中瑟瑟摇动，院墙里面鸦雀无声却又隐隐有些微难以描述的动静，孩子们停下脚步，其中胆小的已经吓得变了脸色，舔着嘴唇无论如何不肯再向前了。可是现在离开就意味着前功尽弃，肯定要被小伙伴们嘲笑，领头的那个男孩胆子更大些，想了想招呼大家说：“天还亮着呢，咱们就翻进院子里找两样庙里的东西带上，只要能证明咱们来过就行！”其他孩子稍作犹豫，终于还是跟了上来。因院墙太高难以翻越，他们便绕着院墙转起来，想找个缺口爬进去。这大运寺煞是古怪，粗粗看起来其貌不扬，真的贴着院墙一走才发现，还真是阔大无比，院墙连绵不断一时都走不到尽头，况且越往后绕越是荒凉，好像直接深入到黑暗的深山之中。天色开始转成晦暗，孩子们再不敢前行了，丝丝凉意从墙内逼出，一瞬间就让人从头寒到脚，最胆大的孩子这时也止不住地哆嗦起来，突然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，撒腿就跑。

刚跑到寺院前部的院门前，那扇紧闭的黑漆大门忽然“咣当”一声敞开了。孩子们吓得一愣神，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，傻傻地往那开启的门里看去。与此同时，好像有一幅巨大的黑幕猛然被掷上暮色昏沉的天空，半暝的天色顷刻变得漆黑，最后一抹晚霞的红光仿佛是天际撕扯出的血痕，只闪了闪，便彻底隐匿在暗夜中。日、月、星辰，所有的光明一齐消失了。最初的沉寂过后，淡淡的白雾从大运寺的院门中飘

出，在黝深的黑夜中不断伸展，很快便将门边呆立着的孩子们围绕其中，白雾中透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，孩子们却似浑然不觉，既不吵闹也不逃跑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瞪得滚圆的眼睛全无光彩，竟都已魂飞魄散！

“真神降临，果然就有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。”门内，响起半男不女的惊人噪音，伴着几声似哭又似笑的怪响，紧接着便是声声不绝的呼唤：“来啊，来啊……”就在这毫无起伏、阴森恐怖的诵读中，孩子们如陷梦境，乖乖地朝门内鱼贯而入。

“献祭的时间快到了，出发吧！”大运寺的后院直通博格多山的山路间，一小队人悄无声息地逡巡而上，乌云遮月，山道四周漆黑如墨，他们却熟门熟路，方向丝毫不乱。很快，这队人来到一个小小的山坳处，山坳的中间燃着个巨大的火堆，已有些人在那里添柴拢火，火堆烧得很旺，亮白色的火焰窜得老高，但因为此地陷于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，从山下根本发现不了。

山下刚上来的队伍汇集到火堆前，在原先的那些人身后一字排开，齐齐跪倒在地。枯枝干柴在火堆中燃出噼啪的声响，众人匍匐在地，口中念念有词地诵读了一番，队列最前方站起一人，暗黄色的神袍从头罩到脚，他双手合十对着火堆又祈祷了几句，猛地转过身面向天空伸出双手，高呼着：“神的使者！请你来指引我们崇拜天神吧！”随着他的呼喊，所有的人都面向博格多山上的方向睁大眼睛，拼命噙动着嘴唇，原先压抑的祈祷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高亢，就在这一片疾疾如入癫狂的诵咏中，前方山路地狱般的黑沉中，慢慢闪现出一个人影。这人头顶上覆着一顶由动物骸骨雕成的骷髅所组成的法冠，四周同样垂落刻满骷髅的小圆骨串，全身也披挂着黄色神袍，所不同的是神袍上粘满五彩斑斓的孔雀翎，当这人从漆黑的夜幕中走出，一步三晃到火堆前时，遍体的孔雀翎在火焰的映衬下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华，刺得其余众人眼花缭乱。“献给天神的牺牲在哪里？”她开口了，却是个女声。领头那人倒头便拜：“都准备好了，请使者主持祭祀吧！”她点了点头，隐在骷髅骨串后的面庞上，只有一对眼睛放出凄厉的锐光。她的视线缓缓扫过伏倒在脚下的众人，微微扬了扬手。跪伏在地的人中立刻站起来好几个，每人手中拖个大大的黑色布袋，目不斜视地走到火堆前。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，死盯着他们手上的动作。布袋敞开，露出孩子们呆滞的脸蛋，被塞在布袋里这么久，小脸上都挂满汗珠，可却没有丝毫表情。布袋褪到地上，只见这些孩子呈盘膝的坐姿，两手还交叉在胸前，身上原先的衣服也

被换掉，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华丽神袍，脖子上绕满骸骨连成的串珠，头上戴着鸟羽和禾穗混编的花冠。女祭司冰冷的目光停驻在孩子们的身上，一声几不可闻的悠悠叹息从重重骷髅的掩映之后飘出，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。接着，她稍稍抬高声音：“开始吧。”

“是！”众人齐声应和，双双眼睛中跳跃着疯狂的火焰。仍然是那个带头的黄袍人，率先来到一个孩子的前面，两手一提，像拎小鸡似的就把他提到了火堆近前。那孩子毫无动静，若不是鼻翼轻轻扇动，真和死了差不多。女祭司在孩子跟前站定，左手按在孩子的头顶默祷。少顷，她撤回右手，黄袍人心领神会地抢步上前，手中白光一凛，孩子纤细的脖颈间顿现细细的血线，那孩子还是不动不闹，只在圆睁的呆滞双目最底处，晶莹的泪水无声溢出。然而脖颈上的血溢得更快，还突兀地带着生命的热气，旁边已有人双手捧上瓦罐，接住孩子纯净殷红的鲜血，幼嫩的血气并不腥臭，竟然有种清新的甜香……罐子渐渐盛满，孩子的双眼随之熄灭了最后一缕华彩，软软地瘫倒在地上。那女祭司又发出一声轻悠的叹息，真如来自地狱的哀怨。抬抬手，幼小的尸体如草叶般轻弱，被抱起来放到一边。接着，便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最残酷凶恶的杀戮在一片死寂中进行着，终于，一共七个瓦罐整齐排列在女祭司的跟前。女祭司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条柏枝，她依次将柏枝浸入满盛的鲜血之中，一边念着咒语，一边将血水洒向熊熊燃烧的火堆，她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咒语越念越响。身后诸人跟着她的节奏不停地跪拜磕头。猛然间，那女祭司捧起瓦罐向火堆之上砸去，一个、两个……火堆上只见血花飞溅、血雨倾盆！随着一声凄厉的哀鸣，女祭司五体投地，全身浸泡在遍地的血水之中，仰起脸来，染得一片狼藉的法冠上，红色的水珠纷纷落下，分不出是泪还是血。女祭司声嘶力竭地呼喊：“至高无上的天神！我们虔诚地信仰您，求您收下我们的献祭，赐给我们力量！求您助我们镇压敌人，我们必将为您献上他们的血肉！求您让我们的战士勇力非凡，虽死亦能复生！……最伟大的天神！求您赐福我们！我们愿做您最忠实的奴仆，求您用他们的死换我们的生！”与其说她是在狂热地祈祷，不如说更像是绝望地呼号。一瞬间，天空中黑云翻滚、闷雷阵阵，伴着一声闪电劈开霄汉，博格多山上山风呼啸、草木喧哗，似乎所有的鬼神、山精、恶灵、罗刹、夜叉、魍魉都听到了她的召唤，蜂拥而至……

旭日东升，鬼魅潜行的夜晚消失无踪，沉入梦境的最深处。庭州城内外，仍是一



片熙熙攘攘、欢歌笑语的尘世俗景。庭州城的中央大街上，狄景辉顶着烈日阔步如飞，他是到刺史府去接圣旨的。自从离开草原上的营地，狄景辉便搬入乾门邸店，与乌质勒兄妹共同居住。狄仁杰走后，朝廷尚未任命新的庭州刺史，官府只勉强维持日常运作，狄景辉这个身份特殊的流放犯更无人搭理，全然随他自己行事了。

狄景辉倒不浪费时间，每天忙里忙外主要有两件事情。一是狄仁杰离开庭州时，嘱咐他要继续将庭州剩余的零散瘟疫全部控制住，因此狄景辉这些天在官府的配合下，始终在查找漏网的病例，并对症派药。有些疫病患者由于救治不及时，引发了些别的病症，一时难以痊愈，狄景辉也去向裴素云请教，还找来庭州城的其他医师，共同为这些病患诊治。到了这两天，基本已将疫病的影响完全消除了，这算是公事；与此同时，狄景辉也没忘记忙自己的私事。借着此次救治瘟疫的过程，他恰好将庭州城的各族药商，大大小小地一网打尽，全都认识了个遍。又兼狄景辉的药商经验和宰相公子的背景，他很快就获得了这些商贩的信任，并借机仔细考察了以庭州为中心的西域药物贩卖的情况，做到了心中有数。对于自己的将来，狄景辉从来没有停止过筹划，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险和曲折，他比过去更加重视根植于内心的愿望，因为他现在深知，这样的愿望也属于他日渐衰老的父亲，和生死未卜的朋友。这个愿望就是：坚定地活下去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最近这些日子以来，狄景辉发现，过去他不理解的，现在都了然于心；过去他习惯轻视的，现在他学会了珍重。虽然面对人生的种种抉择，狄景辉知道各自仍会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同情之心常在，亦令他会有切肤的痛惜，只因他还有机会重新来过，可是别人呢？

一路上边走边想、思虑万千，狄景辉猛然抬头时，发现已站在了庭州刺史府高大的府门前。人来人往的通衢大街上，市声沸腾、热闹非凡。狄景辉不觉怔了怔，几个月前他与李元芳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物是人非的感触猛烈冲击着他的心胸，狄景辉深深吸了口气，抬腿迈入大门。失去了刺史的庭州官府群龙无首，临时主事的只是一名录事参军，自谓位低人微，不肯承担任何责任，以“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”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公务。见到狄景辉进来，赶紧点头哈腰地迎到正堂之外，让不知就里的外人看来，恐怕要误会狄景辉才是上官。狄景辉也不管他，只对着正堂案上高高摆放的圣旨磕头下跪，双手举过头顶，郑重接过。

这边狄景辉还在细细阅读圣旨，那边录事参军已急不可待地向他恭喜了。狄

景辉充耳不闻，虽然多少有些思想准备，圣旨上的内容仍然令他百感交集。真没想到，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，他就这样结束了流放生涯，也结束了豪迈与悲壮交织、神秘与激情共舞的西域生活，从此命运又要将他引入一个全新的未来，那里既有看似熟悉的荣耀和富足，却又包含着陌生的危险和考验，当然这一次，他还是别无选择，只有前行。向录事参军道了谢，狄景辉便要告辞。录事参军殷勤相送，二人刚走到刺史府门前，“咚、咚、咚”的鸣冤鼓声震耳欲聋地响起，将二人都吓了一跳。再听府门外，哭嚎叫闹已经乱作一团。狄景辉正大感诧异，差役狂奔入内，向录事参军报告说，刺史府门外有百姓闹事。那录事参军就怕出事，顿时急得变了脸色，再一细问方知，原来是最近城中多户百姓走失了家中小儿，一连数日遍寻不着，家里人都着了慌，结伴到刺史府报官来了。录事参军一听，脑袋大了好几圈，真真是越怕麻烦越麻烦。抬起头来，看到狄景辉正盯着自己，录事参军咧嘴苦笑：“狄公子，您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了？咱庭州怎么就没个消停了？！”狄景辉耸了耸肩，调侃道：“流年不利吧，恐怕录事大人要去求个神拜个佛。”见录事参军仍在原地百般踌躇，狄景辉拱手道：“录事大人公务要紧，狄某就不多叨扰了。”“咳！”录事参军连连摇头，也作揖道：“要是狄大人在就好喽，小官也不用如此作难。狄公子请便，小官就不送了，不送了。”狄景辉打个哈哈：“这种案子恐怕还是本地人断起来更顺手，录事大人不过稍微辛苦些，替百姓找回走失的孩子也是积德的好事情嘛。”

录事参军脸色阴沉下来，看看四下无人，方才凑到狄景辉面前道：“狄公子，跟你说句实话，这案子可不简单，蹊跷大着呢。”“哦？有何蹊跷？”录事参军摇头道：“不瞒狄公子，差不多十天前就有第一起走失小儿的案子报上来了……”“十天前？！”狄景辉思忖道：“那是我爹走了才不久就出事了？”“谁说不是呢！”

狄景辉问：“那案子破了吗？孩子们找到了吗？”录事参军又是一通唉声叹气：“刺史府派了人出去，城里城外都找遍了，连个影子都没找到。最可恼的是，此后又陆续有别的小儿走失案子报过来，这十来天算起来，大概都有几十个孩子没了踪影！”“几十个？！”狄景辉也不觉倒吸口凉气，“难怪百姓到刺史府门口来闹事，录事大人，这可是桩大案子啊……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录事参军苦着脸道：“查案本非小官所长，再说庭州刺史缺失，这样的大案没有第一长官属领查察，真的很难有所突破啊。”“录事大人的意思是不想管？”录事

参军沉默，狄景辉挑起眉毛道：“狄某对官家的事情一向没什么兴趣，录事大人如何处理案子也轮不到狄某说三道四，不过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，这么多孩子丢失官府却无所作为，恐怕百姓不会让录事大人轻易蒙混过关噢。”狄景辉话音刚落，刺史府门口喧闹声一阵高过一阵，二人一起朝门口望去，录事参军的脸都白了，喃喃道：“不是我想蒙混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小官福薄命浅，管多了只怕招致无妄之灾啊。”狄景辉皱起眉头：“无妄之灾？这又是从何说起？”

录事参军凑近狄景辉，转动着眼珠道：“狄公子不是外人，小官就再多说一句。我派人查访了这么些天，虽说没找到孩子们，却也查到些蛛丝马迹，只不过……”他舔了舔嘴唇，脸上突现恐惧之色：“小官目下觉得，这件案子非常人所作，却与鬼神巫术有关！”狄景辉不可思议地瞅着录事参军：“录事大人，您没事吧？”

跨出刺史府正门时，闹事的百姓们正在差役的推搡驱赶中挣扎呼号。狄景辉冷眼旁观，只见好几个妇人已哭得昏厥在地，不用猜就知道是走失了孩子的母亲，她们身边的男人们有胡人，也有汉人，俱是面容憔悴，神色既焦虑又愤怒。狄景辉默默地从他们身旁走过，回想着方才录事参军的一番说辞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录事参军说话间闪闪烁烁，语焉不详地透露给狄景辉，庭州新起的这一系列走失儿童案似乎牵扯着某种隐秘的险恶力量，具体情形他也不清楚，但那些丢失的孩子们必然凶多吉少。因为害怕邪灵的威力，更害怕给自己招致祸患，录事大人已拿定了主意不去追查。接着，他又神秘兮兮地告诉狄景辉，此次朝廷和赦免狄景辉的圣旨一起下发到庭州的，还有任命新刺史的公文。原凉州刺史、本次陇右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得到狄仁杰大为赞赏的崔兴大人，将接任庭州刺史一职，不日就要到任。录事大人的如意算盘就是拖一天算一天，只要拖到崔大人来庭州赴职，把这一大团乱麻扔过去，他自己也就解脱了。狄景辉对此无言以对，既然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庭州了，他也不想多管闲事，只是给录事大人提建议说，即使不卖力追查案件，至少也该在全城张贴公告，让百姓在最近这段时间里管好自己的孩子，尽量避免类似事件愈演愈烈，等到时候崔刺史来了，录事大人也好有个交代。

顺着通衢大道走了很远，刺史府门口的吵闹声仍然不断涌入狄景辉的耳窝。狄景辉停下脚步仰望晴空，庭州盛夏火辣辣的艳阳仍然那么灼人，他眯起眼睛，一时间无法说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，究竟是喜，是忧？真的要回去了吗？想到洛阳，